刻呂氏讀詩記序

余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註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辯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廼杜史應臺傅公刻于南昌郡刻成或問余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

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
三百篇微詞奧義豈哉遐矣齊魯韓毛
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
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
迷而導之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
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
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
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
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
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
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
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
焉者訛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
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
氏直如弁屣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
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
又奚爲莫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贋
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
冢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殆未可輕訾
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

其釋鴟鴞合金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異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嘉靖辛卯孟冬既望古鄞陸鈱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敘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迷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伝疏義因謬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徵詞舉義

迺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轇轕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寖所遠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亘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

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烏乎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惇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

嵇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敍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尒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　熹敍

卷之一
綱領　詩樂　刪次
大小序　六義　風雅頌
章句音韻　卷秩　訓詁傳授
條例
卷之二 詩篇名
正風
周南　葛覃　卷耳
關雎　螽斯　桃夭
樛木　芣苢　漢廣
兔罝

卷之三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艸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卷之四
變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之五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之六

衛國風十篇

淇澳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木瓜　伯兮　有狐

卷之七

王國風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八

鄭國風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艸　溱洧

卷之九

齊國風十一篇

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之十
魏國風七篇
葛屨
陟岵
碩鼠
卷之十一
晉國風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椒聊　揚之水
綢繆
杕杜
羔裘
有杕之杜　葛生　無衣
鴇羽
卷之十二
秦國風十篇
車鄰　駟鐵　小戎
終南
黃鳥
蒹葭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之十三
陳國風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卷之十四　十篇

鄘國風四篇

柔桑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卷之十五　四篇

曹國風四篇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卷之十六　七篇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之十七　八十篇

正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杖杜

魚麗

卷之十八

正小雅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湛露　蓼蕭
卷之十九
正小雅
彤弓
采芑
鴻鴈
鶴鳴
卷之二十
正小雅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節南山　正月
雨無山　十月之交
卷之二十一
正小雅
小旻
小宛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巧言　大東
谷風
四月
卷之二十二
正小雅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之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卷之二十四
正小雅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縣蠻
緜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卉不黃
卷之二十五
正大雅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卷之二十七
正大雅
蕩
雲漢
韓奕
瞻卬
卷之二十八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我將　思文
卷之二十九
周頌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卷之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絲衣
載芟
齊
酌
卷之三十一
桓
魯頌四篇
般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卷之三十二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般武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録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毛氏萇
鄭氏康成
孔氏安國
陸氏璣
何氏休
杜氏預
郭氏璞
韋氏昭
韓氏愈
嗣繼程氏
伊川程氏

橫渠張氏
成都范氏
滎陽呂氏
藍田呂氏
上蔡謝氏
龜山楊氏
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
后山陳氏
臨川王氏
永嘉陳氏

延平羅氏
武夷胡氏
建安游氏
河東侯氏
河南尹氏
南豐曾氏
元城劉氏
三山李氏
長樂劉氏
莆田鄭氏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山陰陸氏
渤海胡氏
什方張氏
遵寺江鮒于氏
董氏
徐氏
丘氏
南軒張氏
晦庵朱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用書目

周易
韓詩外傳
大戴禮
禮記
論語
春秋左氏傳
穀梁傳
莊子
荀子
管子
孔叢子

尚書疏
周禮
小戴禮
儀禮
公羊傳
爾雅
孟子
列子
楊子
韓子
淮南子

文中子　史記
西漢　東漢
說苑　說文
釋文　水經注
白虎通　杜氏釋例
陸氏艸木疏　鄭氏詩譜
胡氏春秋傳　呂氏春秋
杜氏左傳注　國語
韓文　崔靈恩集注
左太冲三都賦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用書目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濬度禮樂雖亾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愁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然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伦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

以有取焉
之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
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
之學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
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
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
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
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
意故曰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程氏曰今人不解
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
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
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其循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
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
便是濂○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
獸艸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
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
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
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
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
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亦可以博
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所以明理

也○陳亢音剛問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
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
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
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
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
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
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我獨賢勞也故
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
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
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
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
泥文不尔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

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弯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文中子子謂薛收曰皆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嗟歎之

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盛雖有倫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盛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間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伦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便使人屈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睿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遣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奚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遐不伦人遠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詞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念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望學詩都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假日月悠悠我思繇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反求何用不臧歸云正也人曰明道嘗談詩旹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總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叶律呂則爲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舍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 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躲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及徹帥歌徹 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什○大學士而歌徹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前漢禮樂志周禮瞽矇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欲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

儀禮鼜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孔氏曰召南三篇皆言后妃之德風化之所及諸侯大夫之家用之故鄉飲酒禮亦用之越艸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艸蟲之前孔氏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鼜飲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鼗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亏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貍首以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奬以射則奬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敎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勤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齊人識之故謂之齊矧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矧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纍纍力追反貫珠故歌之爲言也底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況良反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聲者大馬禮樂盛矣非天子其孰能與於此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望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
魏曰美哉渢渢乎 渢渢中庸之聲大而
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
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
其能久乎 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
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 熙熙和樂
之聲曲而有直體 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 於豔反哀而不
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 矢救反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緐聲
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
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
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 呂和
叔寄劉凡伯壽書其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
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
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
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
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
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
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太
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
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
分太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
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
云三百五篇顧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歐陽氏
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
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
分太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
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
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周召風之正經
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
固當爲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
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
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
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
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
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
氏曰鄭譜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
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丞故

疏氏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敘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詩

邶檀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繇之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絶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北鄘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北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蘓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驟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亾而爲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鄘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鄘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

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
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望於如此則無
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
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
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
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
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
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
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其始有車馬
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
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
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扉也聖人之國典
濂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
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

人之道絕則危亡望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
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
道故爲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苟奢民勞
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識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
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
昔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
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繼時務農以厚民生
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
豳孔子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
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爲
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
固其敘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
大雅政之衰則望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
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

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
頌之商魯若益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
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
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
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
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
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
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
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又曰詩小序要之
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
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歐

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
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
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
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
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
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說末名爲大
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毛
小序是子夏毛公合於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
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於毛詩序
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
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蓋
氏曰古之爲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
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

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佺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此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佺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太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爲詩害者當爲證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籥章掌土鼓豳籥

詩以道志祖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音俊國祭蜡上嫁反則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成別爲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國風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佺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

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比興欵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旣見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敍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敍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比

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凡此之類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蟋蟀在堂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汾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興鄭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艸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

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鼇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為字訓容貌古者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佺此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程)顏師古注云頌讀與誦同誦謂美之言已盛也如字嗟乎駿虞有匪君子

不可謂今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鼙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眷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絕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缺廢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之

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殽焉

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

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為風

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

之狀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
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
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
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
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
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
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
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令夫五人者其
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
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
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
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伐周大
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

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
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攻之意其音節亦有不
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歟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
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
有伦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
伦篇章義既成檄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
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
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
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
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

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著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盛發殷戒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伦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欸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帙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耳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韓王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伦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

一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
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
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
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釋文曰平帝立毛詩始劉歆移太常博士
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猋興後鄒魯梁趙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
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
儒林傳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
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猋則小毛公名爲

蒹遒 吳陸璣艸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
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孟仲子傳趙
○釋文曰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
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
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
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
卿授解延季延季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
陳俠陸璣艸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後漢儒林
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
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
融伝毛詩傳鄭玄伝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伝毛
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
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

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
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韓詩雖存
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望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
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又曰漢儒如
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即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亾逸正其
譌謬詁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
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僵僵卅良反於太聖人千
百季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
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
抵捂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完從一說辯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
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愚趙集傳例頗爲刪削
陸淳曰愚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前翦裁於其
妨礙故行有刋句句有刋字實懼曾學三傳之
人不逢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
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
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
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周南召南說附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屬自豳以北

則皆爲鵟鷟南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扈

美陽縣孔氏曰縣言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里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下商王帝乙帝嚳之子弃爲唐虞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然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守其地在王官之甚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

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二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諷咏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堤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礼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

燕礼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声○廣漢張氏曰音起於声而声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声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疎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亂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
六曰頌說見六義脩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
反刺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
反諫鄭氏曰譎諫詠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
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
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
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
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福鳳反宣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未見於一國之事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
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
也並見風雅頌條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
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
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
皆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
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
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
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

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礼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閑雎卻止乎礼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閑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閑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歐陽氏曰閑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閑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閑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倦于色故詠閑雎說淑女以刺時儻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

得其眞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
卷耳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爲鶚揚雄許慎皆曰白鷹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諸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

毛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述本亦作仇

關雎興也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辯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

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 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爲其理靜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哲善反轉反囀反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 孔氏曰參差然不齊○ 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礼也流求也○ 程氏曰左左上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

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 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 鄭氏曰卧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姜桂○ 鄭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 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友之親之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眞至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

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諤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欲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慙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爲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敍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盛貌黃鳥搏黍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齊今謂之摶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簇生爲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

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爲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濩反是濩胡郭反爲絺綌耻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古者王后織玄紞徒感反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斁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戶葛反澣音緩害何曷也

鄭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寧父母

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

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礼曰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姆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反纚山買反笄音鷄綃音消汙煩也鄭氏曰煩撋之用功深撋而專反○釋文曰猶援援也王氏曰治汙曰汙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毛氏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

毛氏曰害何也○宋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二章章六句

卷耳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

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睿曰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雖佩以

[illegible]之好之[illegible]報之婦人之志如[illegible]酌彼金罍維以不[illegible]永傷后妃之志[illegible]大宰有燕飲爵之聲則[illegible]無嘉賓宴后妃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懷人寘彼周行

[illegible]反

毛氏曰[illegible]采采非一采也○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張氏曰枲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據本草即蒼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欹筐也○[illegible]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

深也○毛氏曰懷思寘置也○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寘彼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爲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吕氏之說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馬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同云蒙以市買多得爲功人君當

金罍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罍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毛詩說觥大七升○朱氏曰周礼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

必毓專爲罰爵也○釋文兕作兕曰字又作觥
殷勤也○釋文兕作兕曰此章爲意不盡申
字又作觥
陟彼徂矣于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痛音鋪矣
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徂爾雅曰土戴石曰徂瘏
病也痛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罷病而今云何
千其亦憂矣潔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
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
○釋文徂作確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永
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恩蓋功容可勉
而根於情者難自竭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
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
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
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
不美○毛氏曰履祿綏安也○鄭氏曰木枝以
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
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旣
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滎陽公曰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
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吻吻鹿鳴食野之草但取
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
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

二翹薩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福至於公國則
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喜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荒庇覆也○釋文縈作帶曰本又
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釋文縈作帶曰本又
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
螽音終
子孫衆多也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
故以爲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妒
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妒忌也
螽斯羽詵詵所巾反
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

毛氏曰螽蚣蝑也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蝗
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蘇氏
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陳氏曰言羽者螽斯
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毛氏曰詵詵衆多也○王氏曰詵詵言其生
之衆○宋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
毛氏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
衆○宋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王氏曰揖
揖言其聚之衆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
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

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宮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垂拱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之子嫁子也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爲語助桃夭爲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幷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兎罝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
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
之所致而已至於兎罝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
風至於使兎罝之人亦興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
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
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
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兎罝兎罟也
孔氏曰兎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丁丁椓杙聲也
也孔氏曰杙謂橜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
聲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
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宋氏曰言閑

此椓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爲國扞
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
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
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雖
須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兎作菟曰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馗葵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宋氏曰好仇善匹也非
特扞城而已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馗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宋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
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馗武夫公侯好仇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淺重亦嘆美無
已之意爾

芣音浮苢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螽斯唯言不妒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者無所恐惧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人呼爲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鄭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活反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毛氏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以衣衽盛物謂之襭扱初洽反○朱氏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

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
爲韻二字但伦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
尔潛行爲泳永長方汧也郭璞曰小筏曰汧筏
音伐○程氏瑤田通藝錄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
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
郡江夏至廣陵入海○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
必攀枝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
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
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宋氏曰其幽閒貞靜
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
歐陽氏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
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新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
馬○宋氏曰翹翹學記注以楚爲荊○歐陽氏曰刈楚
刈蓁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宋氏曰既知
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
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
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蓁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蓁蓁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
朱氏曰蓁蓁高也江東用羙奠也其葉似艾白
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遵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

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
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乃歷反如調張
雷反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入淮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濱也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枚怒飢意也調朝也○爾雅曰汝為濱又曰汝有婦人為樵薪之事○孔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作濱郭璞引遵彼汝濱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為濱字○釋文怒乃歷反如調張雷反飢音機

遵彼汝濱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

○釋文肄以自反既見賢遍反遐音胡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毛氏曰魴赤尾魚勞則尾赤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氏曰燬火也雖則如燬父母指文王也○鄭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也○漢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雖則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洋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毛氏曰 自衰世公子以下敍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關雎麟趾定也于嗟嘆辭○鄭氏曰振信厚也于嗟嘆辭○關雎始於采蘋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麟趾定也振振信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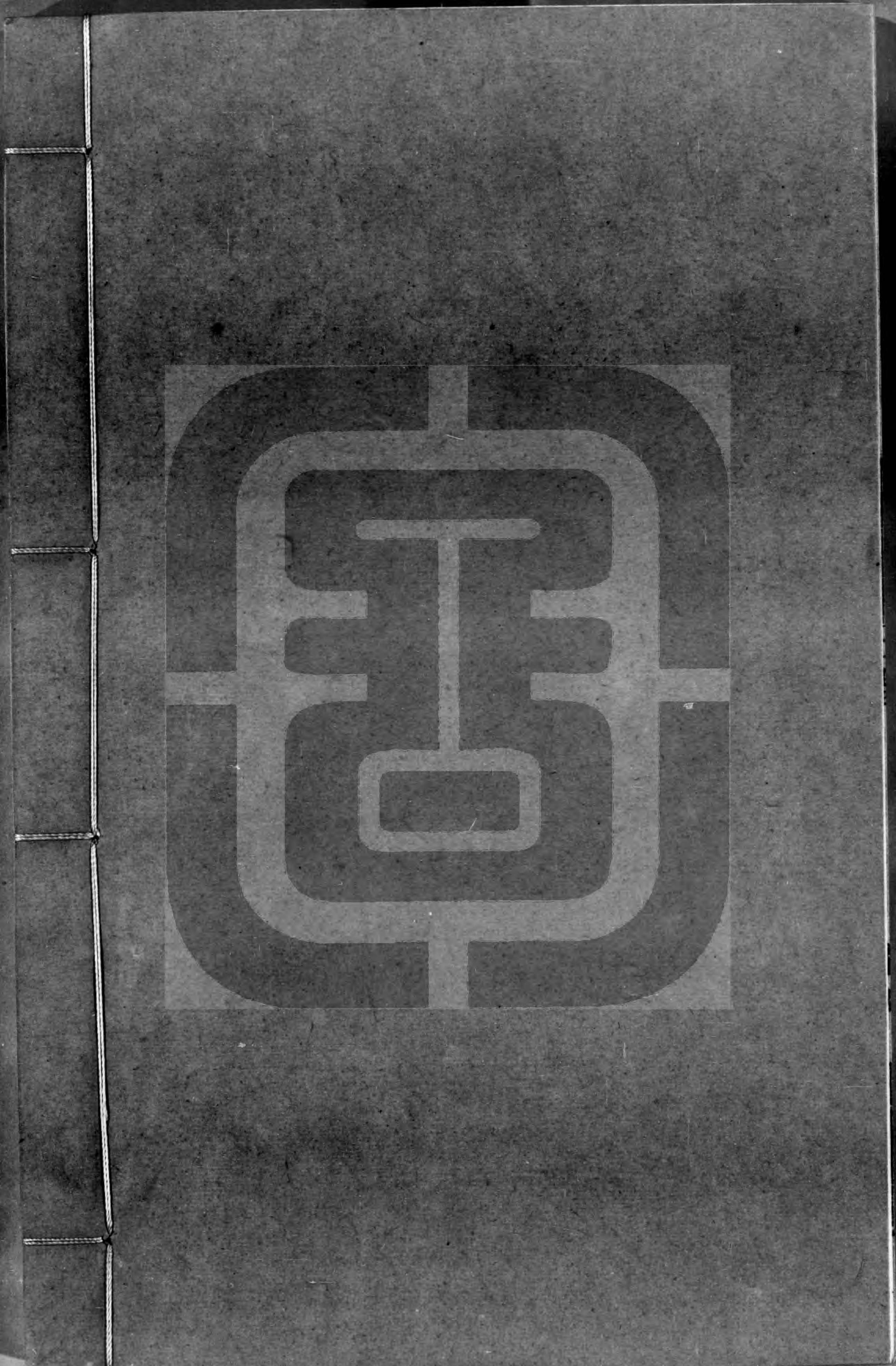
麟之趾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姿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近而言之麟定而言之

麟之定額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定題也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